

热历史

雪泥鸿爪说子夏

□李春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句话出自子夏。看似寻常而朴素的8个字，不仅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和胸襟，而且也通俗地表达了普通百姓对和谐社会的情感指向和理想追求。千年之后，初唐诗人王勃在一首送别诗中写下“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大概也是受了子夏的启发吧。

人们了解子夏，与了解众多的著名历史人物的渠道不同。如果说大多数著名历史人物是从文学影视作品中得到具体形象的感知，而子夏则是在散见的文献资料中得到一个并不完整的轮廓线条。具体说，是因为有了孔子，我们才知道子夏。是因为读了《论语》，我们才重视子夏。

子夏是孔门十哲之一，是“文学科”中最优秀的弟子，在孔庙祭祀中有配享烟火的尊荣。他是《论语》一书的主撰人。这本不朽的著作，是子夏在孔子去世后，与弟子们一同回忆编撰而成的。在《论语》一书中，记载子夏的语录和言行的地方多达20处。他提出的“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观点，都充分体现和丰富了儒家思想，脍炙人口，影响广泛。该书使孔子的儒家思想由原来的口头师徒传承转变为文本化社会传播，子夏与弟子们功莫大焉！

子夏，姓卜，名商，祖上曾是掌管占卜的官员，此姓则是君王据其职官所赐。“古之大事，唯祀与戎”，国家大事常常需要预测吉凶，因此卜官常在君王身边转悠，地位显赫。不可与如今街角巷尾的算命抽签同日而语。孔子去世时，子夏才29岁，他用后半生50多年的时间，为孔子编纂的《诗》《书》《礼》《易》《春秋》著作进行阐述和训解，在消除障碍、正本清源、广泛传播方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易》就是《周易》，因而，我说子夏应该也是一位易学大师。

汉武帝时期，这5本古代文献被尊为“五经”，子夏在研究和阐释



▲卜子夏（资料图）

这些古代文献时发明了章句之学，对原文进行考证研究，加标点，分段落，作训诂，后人才能对古奥艰深的内容读得懂、读得顺。他研究文献的方法开创了一门学科，被后人称为“经学”，这“五经”和南宋时朱熹编辑的“四书”一道成为隋唐以后科举取仕的主要内容。人们常说是“四书五经”，按照成书时间应为“五经四书”。

子夏是我国古代第一位帝王之师。子夏的伟大不仅体现在矢志不渝、坚韧不拔地继承传播孔子的儒家学说上，而且还通过设坛讲学丰富了儒家思想，实现了孔子一生未能实现的愿望。孔子周游列国14年，他的治国方略却不为那些忙于开疆拓土的诸侯们所接受，郁郁而终。子夏西河讲学时，他的学生中涌现出了李悝、吴起等被称为法家鼻祖的杰出弟子，后来的商鞅、韩非子则是他弟子的弟子。魏国的魏文侯拜子夏为师，兴魏国，创霸业，成为当时的诸侯强国。子夏因此而成为帝王之师。孔子九泉有知，一定会深感欣慰的。

可以说，子夏的每一项研究都是

开创性的，每一项成就都是无可替代的，每一项贡献都是千古不朽的。

宋代理学家朱熹曾说，天下无仲尼，万古如长夜。而我们则要再补充一句话：仲尼无子夏，儒学倩谁传。

毋庸讳言的是，子夏作为孔子的高徒，他的历史成就和贡献被长期低估了。在孔子高大茂密的浓荫树下，子夏的人生光辉被无意识地遮掩。

子夏既是孔子的学生，又是儒家学说的共同创造者和丰富完善者，同为古代先哲。正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一样，既是师承关系，又各自放射出大师的光芒。

历史的记载对于子夏来说是一种遗憾的吝啬。在司马迁的《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对子夏的介绍仅为12个字。其他有关子夏的记载也是一鳞半爪，甚至连子夏的生卒年月都还在争议之中。子夏是一位相对独立的儒家先哲，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但由于史料的缺失，使我们对子夏的了解研究和评价出现了不全面、不清晰的情况。

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学术界对子夏的研究逐步深入，子夏的形象则日益丰满起来。河南省著名学者高培华是温县人，他呕心沥血的大作《卜子夏考论》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子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而在卜子夏的家乡温县，研究子夏、宣传子夏的各种活动接连不断，高潮迭起。在新建的子夏公园里有一处小广场，两面弧形墙上专门介绍了子夏的生平事迹。在卜子夏故里卜杨门村，新建的卜子夏纪念馆资料翔实、图文并茂，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卜子夏的一生。走进纪念馆，人们都会油然而生崇高的敬意。

人们常说，纠结和压力来自走不出的近距离，摆脱不了的上下左右。是啊，非洲大沙漠的热浪不会影响我们傍晚休闲散步的习惯，巴西足球的世界杯排名也不会耽误我们朋友宴会上碰杯的笑声。每当路过了子夏故里，我像是一个欠了债的人不能离去，直至那分隐隐的纠结涣然冰释。

（《焦作晚报》）

名人轶事

袁安困雪

□张丽娜

袁安困雪，亦称“袁安高卧”，形容生活清贫但仍然坚守节操。

相关典故出自《后汉书》，故事的主人公是东汉名臣袁安——东汉末年跟曹操争霸的袁术、袁绍，都是袁安的玄孙。

袁安出身书香门第，老家在河洛地区的汝南郡（今河南境内）。年轻时，他到东汉京都洛阳谋生，无奈时运不济，求职无门，穷困潦倒。

话说某年冬天，洛阳下了一场大雪，城内的大街小巷都被积雪覆盖。洛阳令上街巡视雪情，一路上看见家家户户都在门前扫雪开路，甚至还有人出门乞食，唯有袁安住的地方静悄悄的，大雪封门。

这位袁公子咋不出来扫雪呢？

邻居们说，袁安已经多日未出门了。洛阳令心里暗呼不妙，以为袁安八成已经被冻死了，于是赶紧让人除去袁安门前的积雪，进屋察看。只见袁安僵卧在席上，瑟瑟发抖。

洛阳令很是诧异，问袁安为何不出门讨点吃的。袁安答道：“这大雪天，人人都又饿又冻，我不应该再去打扰别人。”

袁安年轻时，东汉江山初定，“一穷二白”，即便是京城洛阳也有许多穷人。袁安固守清贫，饥寒交迫仍能推己及人，不去麻烦别人，为别人着想，品德高洁，难能可贵。洛阳令感动之余，当即向朝廷举荐袁安为孝廉，推荐他做官。

据《东观汉记》《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古籍记载，后来，袁安当上了河南尹，清正廉洁，一心为民，把京城洛阳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受百姓爱戴。

在他的引领和影响下，“汝南袁氏”家风清正，代代传承，成了河洛地区赫赫有名的豪门望族，“四世三公”，势倾天下。（《洛阳晚报》）

谈古论今

古今点外卖有何不同？

□李沐蔓

外卖是现代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实，外卖并非现代人的专利，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相关记载。

唐代李肇的《唐国史补》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唐德宗时期，一名叫吴凑的官员被提拔为京兆尹，于是请同事到自家府邸吃席。一群人进门后，发现席面已经摆好，感到非常惊讶。吴凑解释说，东西两市的酒楼饭庄每天都会专门准备一些聚餐用的席面，客人准备好锅碗瓢盆去取就行，所以才能这么快。宋朝时期，外卖更为普遍，《清明河上图》就描绘了端着碗“送外卖”的小哥。相比较而言，古今外卖有以下几点不同。

订外卖的方式。现代人多用外卖软件，而古代达官贵人叫外卖，会差人到酒楼提前点好菜，再由店小二或佣人送餐。普通百姓也能足不出户点外卖。据南宋《三径野录》记载：“吴中妇女骄惰，皆不肯入庖厨，饥则隔窗索唤，市食盈筐，至不下楼。”说的是百姓不想做饭时，就朝对面的酒家喊一声，餐好以后，准备一个小竹筐，里面装着钱，用绳子顺着窗户放下去，商家把钱拿走，放进做好的饭菜，交易就完成了。

餐具。现代外卖一般配有一次性餐具，古人只能用瓷制餐具装食物。为了保证外卖的口感和温度，宋朝人发明了一种叫“温盘”的器皿，即厚底双层的盘子，使用时可以在夹层中倒入热水，起到保温作用，同理的还有温酒壶、温碗等。

运送工具。现在有专门的外卖箱，古人会选择食盒盛放菜肴。食盒分木头、竹子、珉琅、漆器等不同材质，可以分很多层，起到保温、防串味的作用。（《生命时报》）

生活史

棉被：让人羡慕的御寒利器

□王月华

宋代以前，棉被还是很稀罕的。根据学界研究，早在两千年前，原生于印度次大陆的“亚洲棉”的种子就“搭乘”商船，顺着“海上丝路”，在岭南“安家”；但因为当时的棉纺技术还不发达，所以无法大范围普及。

到了冬天，人们都有什么御寒的招数呢？平时，富人穿丝绸，穷人穿麻衣，这是常态，御寒的被子，富人有兽皮、羽绒被、丝絮被等多种选择，穷人就只能往麻布里塞上芦絮、杨絮乃至零碎布头，来当被子盖了。翻一翻诗圣杜甫写下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之句，“布衾”就是填充了杨絮、芦絮的麻布被，由于用了多年，御寒效果越来越不理想，连诗圣都难免要抱怨一番了。

与杜甫相比，提前享受上棉被的白居易就幸福多了。他拥着棉被睡了一晚后，还专门写了首诗，其中有“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之句。一觉醒来，脚丫子还是暖的！这事让他惊喜不已，以致要写诗庆贺。

根据南宋年间的地方文献，当时广州周边种植“亚洲棉”的农户并不少见，城内还出现了专门从事棉纺业的工匠。经济殷实的旅店，一到冬天，也会用素白温暖的棉被招徕客人。

让我们根据史实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如你我生活在南宋末年的一个北部城市，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受隔壁富商雇佣，帮他运货，在冬日一起南下广州，住进大通镇的一家中档旅店。店里最讨你我欢心的，不会是门外错落有致的花园，也不会是优雅的陈设，而一定是客房里那一床温暖的棉被。这床被子看上去洁白素雅，摸上

去又软又暖，你我未必知道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夜里盖在身上睡觉，第二天一早醒来，还是暖洋洋的。这保暖体验，实在是比麻布被子好太多了。

棉纺业的普及，的确有技术难关要过。要知道，虽说中国丝织业与麻织业自古发达，但棉花与丝麻的“脾气”完全不同，现成工具用不上，推广困难就在情理之中。

棉纺技术瓶颈的解决，得益于宋末元初一个叫黄道婆的女子。经过她的努力，棉织品可以像丝织品一样批量生产，而且“颜值”也越来越高。其实，黄道婆的成就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前人积累了大量技术和经验，其中，广州城里的一代代棉织工匠就功不可没。宋末元初，随着棉纺工艺的进步，顺着海上丝路“远航”而来的棉花从岭南渐渐“北上”，穷人也能逐渐穿上棉袄，盖上棉被。

（《广州日报》）